



我的香格里拉
自驾之旅的历程
A journey of self-driving

在路上 直到 漠河以北

Zai Lu Shang Zhi Dao Mo He Yi Bei

陈宣宣 /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在路上·直到漠河以北

ZaiLuShang ZhiDao MoHe YiBei



陈宣宣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路上·直到漠河以北 / 陈宣宣著. — 成都 :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3
(我的香格里拉)
ISBN 978-7-5647-3467-1

I. ①在… II. ①陈… III. ①游记—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2623号

在路上·直到漠河以北

陈宣宣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特约策划	好有文化
责任编辑	杨仪玮
装帧设计	成都华林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封面摄影	静心山水
封面设计	张 勇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226mm × 163mm
印 张	14.75
字 数	229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3467-1
定 价	38.00元

■ 著作权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5-83201495。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

—— 莱昂纳德·科恩《最甜蜜的短歌》

目 录

- 1 写在前面的话
- 3 哈尔滨
春风拂面/你从南方来/往前走，不要回头
- 22 大 庆
- 27 齐齐哈尔
鹤 城/买 书
- 35 漠河以北
小战士/四月的漠河/北极村
- 69 哈尔滨的春天
老方头/和老三的冲突/小伙伴们
- 90 延 吉
爬帽儿山/图 们/再见，老三
- 105 长 春
- 112 从长春到漠河
爱江山更爱美人/老 魏
- 120 最北的北方
又到北极村/53° 半青年驿站/荆 发/小顺子/夏天来了/
给李旭的对象过生日/离 别
- 184 加格达奇
- 192 我的远方
海拉尔/满洲里/回到海拉尔
- 210 天 津
车过四平/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 217 北 京
青年旅社/表 妹
- 229 我从南方来，回到南方去

写在前面的话

我突然很想去东北。在东北的朋友告诉我，这时候的哈尔滨，春风拂面。而成都的春天，在这个4月初已经接近尾声。我心里不断沉醉在今年过两个春天的憧憬当中。恰好老三刚在北京辞去工作，于是我就把出行计划告诉了她。老三是2011年窝在拉萨的最后一段时光里，认识的最后一个小伙伴。我和老三约定4月6日在哈尔滨见。

老三坐火车从北京出发，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一天到达哈尔滨。她到达的当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难掩激动的情绪，她说哈尔滨正在下雪。这种情绪很有感染力，导致我完全忘记了在出门之前，我的东北朋友跟我描述哈尔滨的这个时候正是春风拂面。我直接被老三的话吸引了，因为从小到大没有见过几场雪的南方人，很容易被雪景吸引。于是自然同样难以平静的我，在第二天一大早自以为很有“先见之明”地穿了双雪地靴，套了件加厚羽绒服，赶到机场。一进机场，我所到之处，毫不夸张地说，围观的目光前赴后继，异样的眼光铺天盖地。终于，有一位跟着旅行团赶早航的大爷拉住我问：“妹妹，你是不是很冷？”我只是笑了笑，没有理会他。我觉得自己这种未雨绸缪的行为，大爷不懂。

在成都已经穿单衣的季节，我却像个怪物一样，穿着雪地靴和羽绒服在机场候机大厅晃过去、飘过来。我告诫自己，必须把到达哈尔滨要用的衣服放在很方便的位置。后来整理背包，发现厚羽绒服怎么都塞不进去，我干脆就全穿在身上。老三说了，哈尔滨在下雪。我作为不是东

北本地的产物，不抗冻是应该预料得到的。同时，整理背包永远都是对我灵魂深度碾轧的一件事。这个我不太愿意说，因为容易让人感觉我这个人生活不能自理。这对我的形象，不太有利。虽说此刻我顶着众目睽睽的高压，穿梭在大厅，只能洒脱地表现出一种超然境界——反正他们又不认识我。或者说，关你啥事！

很难得，我终于遇上了一班不晚点的航班。我找到我的座位坐下。当最后一拨乘客走进机舱，一对夫妻慢慢地走到我身边。他俩拿着机票很犹豫，又面带尴尬。我抬头望着他俩，他俩目光有些闪烁，不时低头看看我。我问：“你们是不是这个位置？”他俩都没有说话，很难为情地把机票递给我看。我给他俩指了指座位的顺序。他们坐下后，看上去对机舱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充满好奇。这种好奇，让人感觉他俩有些无所适从。我打开一本小说，没有再去注意他俩。飞机起飞后，他俩把头齐齐地望向窗外，交头接耳，难掩好奇地讨论一些问题。女的说：“这个飞机恐怕飞上天就没人管了哈。”男的说：“不得行，遭逮到，驾驶员要扣分。”女的问：“真的啊？”这时我忍不住用余光瞄了他俩几眼。男的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那可不是，12分全扣完。”然后，女的同样一本正经地带着惧怕的表情，说了个“噢！”

3个小时，我断断续续地看书，七零八落地睡了三场觉。终于抵达哈尔滨。一出机场，套用一句歌词——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哈尔滨

春风拂面

当我来到哈尔滨，阳光肆意，遍地残雪。我时刻抑制着旅行开启后随时可能爆发出的激动。这时候，我觉得我是一只等待被遛的狗，即使我爆发出来了，也无法和人分享那一份喜悦，因为车上只有我和出租车司机。再说，我也暂时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除了期待和老三的这一场久别重逢。之前，一出机场，凛冽的冷空气使我往后退了一步。当时，我只想倒回去，买一张机票飞回成都。

出租车飞奔在进城的机场高速路上，我又接到老三的电话。她说：“哈尔滨是个好地方！”

我跟老三在兆麟路的一家酒店大堂见面。她还是那个样子，跟2011年我们在拉萨卓吉客栈初见时一样。两年，没多大变化，唯一多出来的，是她脸庞偶尔掠过的一丝忧伤。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忧伤，但是，她感情的流露，颇有杀伤力。

我也开始莫名地忧伤。

我们忧伤地看着对方，微笑。笑了很久。终于，默契地走过去，相互给对方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接着，在交谈中，我发现老三方向感很强。重要的是，她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已经摸清了周边环境以及交通状况，连去火车站的公交路线都搞得一清二楚，这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多多少少有些帮助。老三像个“地陪”（注：全称为“地方陪同导

游人员”，指受接待旅行社委派，代表接待社实施接待计划，为游客提供当地旅游活动安排、讲解、翻译等服务的工作人员）似的给我介绍了一堆她发现的哈市的魅力之处。重要的是，老三告诉我，她选择的这家酒店，距离索菲亚教堂很近。

我和老三在房间里聊了很久，午饭已过，才感觉饿了。老三起身，指着我的背包说：“明天我来接你，我们一起住青旅吧。”

我答应了。

我们兴奋地从兆麟路走到圣·索菲亚教堂，伫立跟前。富丽堂皇的索菲亚教堂每一处都需要静观。而周边的建筑环境，似乎与之格格不入，用我的俗话来讲，教堂鹤立鸡群。在游人如织的这座城市里，似乎它最大的价值只是在历史上。如今它的存在只是不断创造出旅游价值，仅供人参观而已，毫无宗教的作用和气质。在太不温柔的“春风”中，老三以一种无法表达的快乐指着教堂尖顶嚷嚷：“你看，你看，真好看！”

我说：“不。像洋葱头。”

我和老三带着果腹的目的离开索菲亚教堂，匆忙地走向中央大街。我踩在方石砖铺就的路面上，抓心挠肝的饥饿感瞬间被哈尔滨这条称为“文明之窗”的中央大街的风情所淹没。老三很想展现出“地陪”应有的热情和素质，可惜这时候她跟我一样，没了方向感。我们瞬间被茫茫人海和凛冽的寒风淹没了。

我们折回索菲亚教堂。我的朋友坤叔电话告诉我，他已在此等候多时。我带着一丝未能守时的惭愧，在偌大的广场上寻找他的身影。终于看见他了。坤叔怀里抱着一部相机，饱含热情地望着我们：“孩儿们哪，吃饭了吗？”我看看坤叔，又看看老三。老三转过头看我，带着惊讶的表情，和同样惊讶的我对瞅了一眼。我赶紧从“孩儿们”这个“独特”的称呼中反应过来，说：“吃了。”

“吃的什么呀？”坤叔把脸凑到我们跟前继续问。

我说：“东方饺子王。”

他说：“哎妈呀，那玩意儿味道太次了。”

这是坤叔和我们的开场对白，劈头盖脸的热情。

于是，我补了句：“坤叔，您真慈祥。”随即，坤叔哈哈大笑了至少五秒。他一笑，更显得慈祥了。

作为本地人，坤叔对哈市的历史和风情可以用“了如指掌”来形容。他总是用一种有些独特的语言结构和解说风格，从哈市的历史讲到当前的经济。作为我朋友的他，在我和老三眼里，整个一称职的“地陪”。“地陪”这个称呼出自老三之口，但我一直认为，用在我朋友身上，感觉有点不厚道。

在肆意的寒风中，我和老三啃着坤叔在路边买来的雪糕。我冻得瑟瑟发抖。对于我俩南方人来说，那简直是里里外外冻透了。坤叔又一次说起，4月的哈尔滨已是春风拂面。而在我看来，这种“春风拂面”，其实就是：寒风裹挟着雪花，残酷地迫害着我裸露在外的双手和脸庞。

略暴力。

松花江上没有一丁点儿破冰的迹象，延续着冬天肆无忌惮的彻骨寒冷。北方的冬季，竟然如此漫长。

以松花江铁路大桥为界限，此地段被划分为道里和道外。道里更多体现的是风情。而破烂不堪、地面泥泞的道外，建筑格局给人一种不可回避的沧桑感和历史遗韵。

快进入道外的時候，我说：“我饿了。”

老三问：“不是刚吃了吗？”

我说：“风太大，冷，一冷就饿。”

坤叔还沉浸在东北特有的“春风拂面”的喜悦中。他认为，大地的

春风捎来了他的朋友。他转过头来问我：“孩儿，成都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用手捂着被江风刮得差点面瘫的脸，含糊不清地说：“温润，娇媚，空气中有花香交织蔓延。”听我说完，坤叔只是“噢”了一声。他有些若有所思。

“坤叔，这就是您说的春风拂面？”

“嗯哪。”

“这雪风刮得我眼睛都睁不开，皮肤吡得都快裂了，这还叫春风拂面呐？”

“对呀。”

我眼前瞬间一群草泥马飘过。这根本让人不忍直视、无法想象的“春天”。

坤叔所说的“春风拂面”，这是他对暮春四月（对于成都而言）寒风依然凛冽的哈尔滨的特色春天最大的赞美。换句话说，他在哈尔滨生活了好几十年，赞美这种“春风”，是他的情怀。

积雪溶化后的北三道街，路面破破烂烂，泥泞浑浊。我踌躇地打望着琳琅满目的本地餐馆和回民小吃。不堪的老街道无法阻止我从视觉和感官上享受着道外特有的浓烈生活气息。我们一路寻找着坤叔听朋友介绍的那家小有名气的美食——“老太太烧烤”。

从北三道街的一个小岔口拐进一条狭窄并且更加泥泞的胡同，一股烧烤特有的香味和滚滚浓烟扑面而来。我双手提着裤腿，踮着脚，埋头沉浸在一种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征服感中。忽然，老三嚎了一声：“在那儿呢！”我抬头遁声望去，瞬间内心荡漾起一丝轻松和解脱。

那间不大的门面儿，泥泞、肮脏、拥挤，一切形容恶劣环境的词汇用在这家烧烤店的形容上，皆不为过。随着跑堂的进进出出，和里屋传出来的喧嚣声，给了我在味觉上享受的一种期待。

味道果然不负众望。

坤叔说朋友见面必须喝点酒。我表示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必须喝”。他说：“朋友见面儿不喝酒，这他妈还是朋友吗？”

我和老三共同看着坤叔，沉默了至少三秒。

“我家老爷子说的。”坤叔说他爹的原话是这样的：“哎妈我×，朋友见面不喝酒，这他妈还是朋友吗？”

于是，我们在老人家的这句人生真理的影响下，兴致盎然地起身换地方，准备喝小酒。

傍晚的道外街，行人寥寥，雪花纷扬在昏黄摇曳的路灯下，肆意，又显得极其落寞。我们迫不及待地从业外打车奔往中央大街附近的小巷。路过索菲亚教堂，教堂被飘飘洒洒的雪花裹挟着，以一种无以言状的静美呈现于我的视野中。为了感受这一场落雪，我们临时决定下车，以一种狂奔的姿态，热情洋溢地张开双臂，拥抱夜色中被柔和光影笼罩的索菲亚教堂。在星光渐起的城市里，随着白天车水马龙的拥挤和嘈杂的退去，这座建筑呈现出一种优雅非凡的韵致。

在砭人肌肤的夜风中，我们仨走进一家火锅店。无视毫无生气的大堂和一群懒懒散散的服务员，我们热情高涨地聊天，喝酒，七嘴八舌地拉东扯西。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时间过得特别快。晚上十点，服务人员走过来说要打烊了。老三说这个时间要是搁南方，夜生活还没开始呢。

走出火锅店，穿过两条街，先和坤叔道别。走到一路口，我和老三挥手说再见，各自回住处。

寂静深沉的城市夜晚，被忧伤的惯性情绪煽动起巨大的虚空。

凌晨五点半的哈尔滨，日头当空。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穿透玻璃打进寂黑的房间。我起床，掀起窗帘，打开窗户，凛冽却又充满生气的气息扑面而来。兆麟路已车流如织。

“这天气真他妈反人类。”这是上午十点老三来酒店接我，碰面时，我说的第一句话。

老三说：“听人说，再过一段时间，凌晨三点钟，老头儿老太太都出门遛弯儿了。”

我感慨道：“这都过的是哪国时间呐。”

我退房，然后跟着老三去她的住处——位于通江街的“卡兹国际青年旅舍”。这家国际青年旅舍由一座犹太老教堂改建而成，曾经的哈尔滨犹太总会堂旧址。这座1909年落成、1931年火焚后重建的建筑，里里外外渗透出历史的质感和建筑格局特有的内敛气质。虽说是改建，从被分割出的部分——旅社内部格局来看，整体沿袭了教堂最初的格局。进门是大堂，径直穿过一道门才是客房内部，洗漱间和洗衣房在走廊的尽头。从走廊进入二楼唯一的楼梯口被封，并用一块硕大的木板挡住，木板上用中英文、双色粉笔写着两点注意事项。

一、进门请换鞋。

二、请勿将背包放于床上。

我看着木板，笑了一下。我把这家有些硬性教化行为规范的青年旅舍称为“幼稚园”。我严肃地矫正自己的发音，酝酿感觉——“幼——稚——园”。我特别喜欢这个叫法。我径直走到走廊，从装满女士凉拖的木箱里拿出一双鞋，然后折回房间换上。在一间八人房里，我和老三的床紧挨着。她四号，我五号。

大厅的玻璃壁画的“在路上”主题和走廊上一架1910年出厂、如今显得斑驳又充满沧桑感的脚踏风琴，让我对这座犹太建筑风格的老教堂充满喜爱，并开始沉醉其中。

你从南方来

在哈尔滨，我和老三每天都会绕道去索菲亚教堂，其实也没什么可干的，就是坐在广场边，沉醉在音乐中，凝望着教堂发呆。老三在西北角发呆，我在西北角的另一头——东南方向发呆。偶尔，老三会为以后的摄影风格路线，探索在茫茫长路中的漫漫黑夜里——对着教堂一阵猛拍。各种角度，各种构图，各种情绪表达。很可惜，每张照片基本上都是虚化的。我对老三说：“你这种技术拍建筑精品，完全就是对设计理念的深度侮辱。技术啊，硬伤啊！”

我决定在两天后离开哈尔滨，前往大庆。老三对我做出的启程计划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踏实。因为我的决定算是给迫不及待上路的老三有了一个明确的交代。

转眼间，我已经在哈市待了整整六天。被“春风”，拂了六天面。在离开哈尔滨之前，我告诉老三，我要去见一位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应该算作拜访。

吃完午饭，老三很仗义地要从“幼稚园”送我去索菲亚教堂，很明显，她担心我走绕路，误了时间。因为之前在一次独自出门从中央大街返回“幼稚园”的这一段路，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我好不容易在方向感上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居然被迷路这个事实践踏得惨不忍睹。快要走到索菲亚教堂时，老三一再嘱咐我注意安全，然后她转身独自返回“幼稚园”。

我老远就看见了云老师。他正心无旁骛地拍摄索菲亚教堂。一群鸽

子绕着教堂尖顶一圈圈地飞，云老师转而拍摄转着圈飞翔的鸽子。我朝着他走过去，他正好也看到了我。和我打了个招呼，他又继续专注地拍鸽子。看上去，他暂时没有搭理我的意思，我就坐在售票厅旁边的椅子上看着他拍。过了几分钟，云老师转身朝我走来，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

“难得遇到今天这种好天气。”云老师指着教堂尖顶，很感慨地说，“天气真好！”

瞬间，“春风拂面”这个词汇令人惊恐地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我顺着他的手指忧伤地抬头45°仰望：教堂上空孤独地飘着一朵云，这朵云在湛蓝如洗的碧空中更让人感觉它的孤独。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在拍鸽子，结果他只是很专注地在拍那朵云。

在东北4月独具特色的“春风”中，我和云老师离开索菲亚教堂，晃悠悠地沿着中央大街一路往江边走去。长风鼓荡，我们被迫躲进离防洪纪念塔不远的一家肯德基。

终于见识了这位朋友的朋友，只能用“特别能聊”来形容云老师。基于这位特别能聊的云老师的表达风格有些云淡风轻的冷静，而我能做的只有同样冷静地看着他表达。因为我确实插不进话，更因为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云老师忽然念叨起那位鼓励我去拜访他的朋友，喃喃地对我说不知道这位朋友过得好不好。我没有说话。继而云老师聊起这位朋友。他说这朋友话多，一说起话来就像接通电源似的，嘚啵嘚地不停。在云老师说的时侯，我只能看着他说。他说了很久，听得我有一种低血糖的感觉。我必须承认，这是我掌握话语控制权的首次失败，而且是完败。我意识到我不能这么一直坐等着那种低血糖加重快要晕厥的感觉一波波袭来，我必须赶紧换个话题。这时，我从挎包里拿出来一本书，双手递给云老师。出发前，我们聊到的那个朋友交代我，一定要给云老师带一本自己的出版物。

我说：“云老师，这是我的书，您雅正。”

云老师身子前倾接过书。于是，他那散淡的自说自话和娓娓道来的

叙说，终于结束。

在肯德基待了两个小时，我“低血糖”了两个小时。

不经意间，天气大变。惨淡浓厚的云层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感。雪花再次激情澎湃地随风飞扬，还夹着小雨。

我和云老师起身前往香坊，去和另一位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聚餐。出门打车的时候，我感觉我的“低血糖”症状有所好转。我的聚焦点终于可以转向满大街打出租车上。

在北大仓日报社旁边的一家东北菜馆里，我见到了我们的朋友程老师。饭馆熙熙攘攘，人声嘈杂，混乱，锣鼓喧天，服务员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忙前忙后，咆哮着传菜，上菜，唤客入座。饭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装修风格，刻意修饰出人民公社大锅饭的一派热闹景象。我打趣地问：“这儿吃饭不收钱吧？”墙上的标语和室内过分的装修，让人有些穿越，平添几分滑稽。于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根本让人无法适应的喧嚣。点完餐，我的精神开始一种习惯性的松懈和放空。或者说，我又“低血糖”了。在过于喧嚣的环境中吃饭，对于我来说，是一项需要拼命去完成任务。

当大家闷不作声地吃完饭，我感觉到我们仨都有一种“终于用完餐”的解放感。因为在这种环境中交谈，实在费劲。

吃完饭，在程老师的邀请下，我和云老师去她的单位喝茶闲聊。

跟着程老师走进屋里。我喜欢这里的安静。安静的环境能让我踏实和平静。云老师带着一如既往平静的神情，向我推荐一些他个人喜欢的MV和曲子。他说着说着，拿出手机播放一首陈升《爱情的枪》的MV。我斜靠在沙发上，听云老师和程老师讨论着MV里那无奈孤独忧伤的画面。

播放完MV视频，云老师说为我写了一首诗，要朗诵给我听。我和程老师稍显惊讶又很期待地看着他。云老师拖着那一口富有煽动性的东北口音，准备朗诵。朗诵之前，他看着我，很拽地补了句：“我从来没给人念过诗，你是第一个。”我和程老师笑了一下。云老师坐在椅子上，佝偻着腰，倾斜着上身，语调平缓地开始朗诵。

题目，你从南方来。要有多勇敢，才会一直在路上——致路上的人。

你从南方来，来偏北的北方。这个时节的北方，城市灰茫，江河冰冻，原野依旧残存着冬雪的痕迹。你是来寻找辽阔的吗？还未苏醒的黑土地，会让你忘记什么？

你从南方来，要去最北的北方，途经的三江平原，丰美的湿地还没有解冻，所以你看不见仙鹤起舞，只是越向北，天空会越蓝，而这也正是我不能忘记北方的理由。

你从南方来，在我想要离开北方时，你沿着兴安山脉，一路向北，也许在不同的方向，我们有着相同的期许，或者在路上，便是旅行的全部意义。

你从南方来，你用一本书作为礼物，我以一首诗作为回赠。生命的旅途里，总会有许多的不期而遇，有一些是来不及相识，还有一些是久别重逢，它们唯一的不同只是，离开后记忆是否也跟着一起离开。

你从南方来，当你终于站在最北的北方，迎着北极来的风，假若那一刻你还足够坚强，请用南方油菜花般的温暖，碰碎北方满目的荒凉。

直到云老师念完最后一个字，我依旧沉浸在诗中的孤独里。程老师和我对视了一下，我低着头说：“这诗我真喜欢！”我没有说谢谢。

夜已深沉。我们仨出门，相互道别。我带着那份开心和踏实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幼稚园”。